

鍾海濤：亦樸亦趣 章草人生

「章草是高雅之書，學之者首當是真文人，並再應是高雅之士。」鄭州市文聯主席、書法家鍾海濤便是這樣一位章草書家——高古不高深、簡約不簡單、華麗不流利，如其章草之書，亦樸亦趣，自成一派。鍾海濤告訴記者，「章草是高古書體，尤其東漢章草面臨失傳之窘境，我覺得有責任和義務為章草的振興做些有益探索。」

與鍾海濤的採訪約在了他的「書屋」，有書、有茶、有留聲機，只要沒有工作、沒有會議的日子，鍾海濤便會躲在這裡，讀書、寫字。有一篇對鍾海濤的專訪曾如此描述他：一個在書法與詩歌間趕路的人。「趕路」稍顯倉促了些，儘管作為鄭州市文聯主席的他有很多行政事物需要處理，但他一點都不為所累，能很好地處理自己的時間，為書法、為讀書、為創作留白沉澱。

鍾海濤首先是個文人，大學時期學歷史系，多年來對歷史、哲學、文學、美學、音樂也都比較感興趣，有不少詩歌創作。但他對於書法的熱愛卻從小就有。鍾海濤出生於登封一個偏僻的小鄉村，「60年代生人小時候都學過描紅，初中有個姓張的老師在縣裡面畫畫有名，於是就跟着他學畫畫。」鍾海濤回憶說，當時對書法、對畫畫比較癡迷，誰寫得好，誰畫得好就跑去學。

如果說小時候的癡迷為鍾海濤奠定了書法的基本功，那麼大學及工作之後對書法的研究則為他學習章草而奠定了深厚的理論基礎。鍾海濤告訴記者，他現在家中的書法書籍，應該比鄭州每一家書店都多。《中國書法》從1981年創刊他便開始看。這本創刊號至今他都保存着。

獨鍾章草 傳承古老藝術符號

鍾海濤調入鄭州市文聯，又開始提筆練習書法，從隸書、漢隸、漢簡，直至魏碑、章草、唐楷等都有練習。在這個過程中，對於傳統書法史的鏈條關係也有了基本了解。他對章草的偏愛也逐漸明晰凸顯。「畢竟不是專業書法家，由於工作的特殊性，平時有些行政事務會比較忙。書法的書體太多了，我就在想，如何尋找一個突破口或結合點。最後就認準了章草。我對章草的審美是比較認可的，雖然不適讀性差，但作為一種傳統文化，我覺得有責任和義務振興章草。」

章草是一種比較古老的書體，起源於東漢，「章草」，關於這一名稱的由來，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漢代皇帝在寫奏章時用隸書，但書寫速度慢，為了加快書寫速度，就在隸書的基礎上發明了章草，主要用於奏章，所以叫章草；另一種說法是漢章帝喜歡這種書體，在漢章帝時期創造了這種書體，所以說叫章草。章草通常說是隸書的快寫，叫章草。當時比較實用，當時的審美特點古樸、典雅，字字獨立，每個字中間都是牽絲連帶，所以從審美角度上來看，它還是古樸、高古的一種書體，受到很多人的喜愛，特別是文人學士的鍾愛。「章草說是隸書的快寫，前段時間鄭州有個《夢回秦漢》展覽有秦漢簡牘，從馬家灣漢簡的字形看可以說是章草的雛形，比隸書要早一些，所以說章草源於隸書一說值得商榷。」

在鍾海濤看來，書法作為一種藝術形式，不應該片面強調其適讀性，而應多關注其藝術性。「章草作為一種古老的文化符號，理應傳承下去。」

選準這個突破口以後，在章草書體這方面用功比較多。臨了大量的法帖，包括用筆方法也是處於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鍾海濤還從北碑諸品上探漢隸，直至鐘鼎篆。我喜歡到一個地方看碑帖殘石。既開拓眼界也豐富學養。看字帖與實物感覺還是不一樣的。」



正在寫字的鍾海濤

劉蕊攝



鍾海濤作品



鍾海濤作品



鍾海濤作品



鍾海濤作品



鍾海濤作品



鍾海濤作品

自成面貌 高古不高深

章草產生於秦末漢初，歷史根基比較深厚，又久遠。加之它是一種特殊的字體，既是篆書演進到隸書階段派生出的一種字體，亦是草書由胚胎時期逐漸規範的一種體段，由於以上兩個原因，章草顯出其它字體無可比擬的高古樸雅風格。

鍾海濤用十五個字形容章草的藝術特點——「高古不高深、簡約不簡單、華麗不流利」。從2006年開始，鍾海濤的章草也逐漸有了個人面貌。他用大篆和隸書鍛造他的章草，在眾多的書法作品中，能迅速抓住人眼，他下筆果斷而不斤斤計較，整個作品感覺天真爛漫而有趣，難能可貴的是作品沒有刻意安排的跡象。章草一個最大的特點是第一筆起筆和最後一筆收筆的橫畫，常帶有隸書「蠶頭雁尾」的筆調，向右捺斜挑，但不是都有，就是有則不重複。通俗地說，就是有個「大尾巴」。但鍾海濤對「大尾巴」不過分強調，鍾海濤的作品線性平實堅挺，落筆輕快肯定，點畫簡約、凝重亦較含蓄，亦有隸書筆意，結字工整，法度森嚴，整篇觀之，氣息古樸溫厚，沉着痛快。

站在文化高度 進行章草創作

農曆三月三，四海拜軒轅。每一年的拜祖文都由內地頂級書法家騰寫在長卷上，並由來自海內外的優秀炎黃子孫在長卷上加蓋自己的印章，表達對中華民族團結和諧、偉大祖國繁榮富強、華夏兒女吉祥幸福的深深祈願。2016年的拜祖文便是由鍾海濤騰寫的，是繼張海、宋華平、范曾等第十個騰寫拜祖文的書法家。鍾海濤說為了騰寫拜祖文，他把自己關在「書屋」一整天，總共寫了三遍，每一遍都一氣呵成。最終的成卷在拜祖大典上受到海內外炎黃子孫的極大好評。

鍾海濤始終將章草作為一種文化符號來傳承創新，除了傳統的詩歌、國學經典作品外，鍾海濤還嘗試將章草與傳統木版年畫相結合，根據每幅年畫的主題創作一首詩題跋上去。鍾海濤說這系列作品估計春節前會完成，並將赴澳洲進行展覽。

讓書法在百姓中生根發芽

鍾海濤一直致力於書法的普及與傳播。從2013年開始，鄭州市啟動「中國書法家駐萬家」文藝志願者服務活動，目前已經有60個書法家之家，而鄭州市的目標是建立100個書法家之家，讓書法真正在百姓中生根發芽。

鍾海濤介紹說，「書法家之家」將廣泛分佈在社區、鄉村、學校等地方，讓每個地方的書法愛好者都有機會得到書法家的面對面指導。鄭州市文聯還制定了一套切實可行的、科學的規章制度和教學計劃，並編寫《中國書法普及讀本》作為教材，為辦好「書法家之家」提供有力保障。

港陶藝家趙素蘭《卡夫卡》雕塑系列 將亮相新加坡當代藝博會

明年1月，新加坡 Suntec Singapore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re 舉行的第二屆 Singapore Contemporary 藝術博覽會上，本地陶藝家兼本藝廊創辦人趙素蘭 (Solan Chiu) 將會以「心·刻」(Profound) 為主題，展示陶泥雕塑作品系列，當中以《卡夫卡》(Kafka) 雕塑系列為重要展覽系列。

趙素蘭成長於藝術世家，父親是畫家，自小已接觸各種藝術創作，又喜閱讀詩詞，醉心陶藝創作多年，作品多樣化，從器皿到雕塑及混合媒介裝置皆有涉及。面對世事多變，陶泥沉穩又多變的本性反而令她學會如何掌握人生，領悟到何謂難得自在。趙素蘭喜愛卡夫卡的文學作品，人生有時如那些小說情節，離奇荒誕，而這些情節也為她帶來靈感，創作了《卡夫卡》系列。

看《卡夫卡》系列，每件作品都具有極超現實的造型，「人獸面身」奇幻外形，充滿卡夫卡奇詭荒誕小說風格的風格。看其作



趙素蘭《卡夫卡》雕塑系列作品。



趙素蘭《卡夫卡》雕塑系列作品。

品，會令人以一種可笑的角度去解構當時沉重而且令人絕望的社會狀況，所以藝術家說：「我的作品充滿卡夫卡式的荒謬，是自嘲也嘲世人，是非對錯永難透徹分辨。」除

了《卡夫卡》系列以外，展覽中也可以看到藝術家的《踏莎行》(Ta Suo Xing) 及《兵軍行》(Bing Ju Xing) 柴燒篆刻瓷印系列。

文：張夢薇

國家畫院悉尼開展 弘揚國畫藝術

新華社電「中國風格·中國國家畫院中國畫作品展」日前在悉尼中國文化中心開幕。中國駐悉尼總領事顧小傑、悉尼市議員郭耀文、悉尼美術學院代理院長瑪格麗特·哈里斯教授、中國國家畫院院長助理紀連斌、悉尼中國文化中心主任趙立等出席開幕式。

此次展覽共展出37位畫家的37幅作品，題材廣泛、風格迥異。題材包括山水、人物、花鳥等。作品體現了當今中國畫家的藝術表達和藝術審美追求，既



中國國家畫院院長助理紀連斌致辭。

有立足傳統語言的繼承和發揚，又有融匯中西方不同的藝術形式的創新，更有新觀念下的新水墨作品。這些作品不僅注重新形式下的語言探索，更注重新中國藝術精神以及中國意境的抒寫和弘揚，展現了中國藝術的創作現狀，代表了當代中國國畫藝術的水準。

顧小傑說，中國國畫是世界上最為悠久的藝術傳統之一，中國畫家們通過其作品表達自身對自然、宇宙及生命的態度，他希望觀眾通過此展能夠進一步品味東西繪畫藝術的異同之處，從而增進兩國人民之間友誼和相互理解。

紀連斌表示希望參觀者不僅能夠從此展中看到中國藝術家們對古老文化的傳承精神，更能夠看到他們追求探索的創新道路，希望通過這樣的機會與澳洲的藝術家們進行交流，增進了解，建立友誼，同時希望澳洲畫家的作品也到中國展出。